

黄向京 / 报道

ngspg@sph.com.sg 李健玮 / 摄影

每年艺术学院的女毕业生可多达九成，但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少之又少。处于不同世代，出身不同艺术学院的三位女当代艺术家——陈彦云、洪雪珍与库玛丽·纳哈潘（Kumari Nahappan），面对怎样的挑战与机遇？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夹缝中，保持创作的强大冲动与初衷？

炭画装置艺术家陈彦云：艺术领域的支持很关键

陈彦云（36岁）是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媒体学院（ADM）第一届毕业生（2009），近百名毕业生中有六成是女性，大多当了设计师，只有她与从事影像及装置艺术的梁惠芬（Alicia Neo）等几个人例外。主动离开的陈彦云是瑞士/马耳他欧洲高等学院哲学博士，以炭笔素描和装置为主要艺术媒介。

陈彦云是耶鲁一国会大学院全职讲师，教授动漫和素描，因为学院鼓励老师创作办展，视为工作表现，每周她能抽出三天（包括周末）创作。她不是没时间挤出更多时间创作，但全职搞艺术的财务状况会不稳定，生活水平高，住在公寓的她须缴房贷，当下教书薪水稳定，也能满足其教学及项目研究的兴趣。

对新兴艺术家来说，成名要趁早。陈彦云是2020年青年艺术家奖、2019年Impart艺术家奖及2018年总统青年艺术家奖“人气奖”得主。除了奖金，名字曝光带来更多机会，自2016年以来办了六次个展。她说：“若没在这领域受到认可，有了这些机遇，我可能也不会走得那么远。艺术领域的支持是很关键的。”

期待更多空间与平台

陈彦云指出，本地的独立艺术空间很少，艺术家办展机会不多，期待有机会到海外展览，将东南亚的个人家族故事在更大的舞台分享，并能吸引更多藏家。海外发展是另一个可能，她举例，同辈中，总统青年艺术家奖、西班牙艺术奖得主张玮欣现以西班牙为基地，正在举行个展。



陈彦云是耶鲁一国会大学院全职讲师，业余创作。

新生代艺术家也有更多传统的平台展示销售作品。陈彦云以ADM毕业生，设计师兼艺术家林淇旋为例，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的账号（@Qimmyshimmy）发表与饮食相关的雕塑，有超过22万名关注者。

陈彦云想要叙述的个人与家族故事需要通过三维空间来体验，画廊与独立艺术空间比较适合。 “当代艺术需要你说话，这有别于客户订单。我告诉你：如果你没故事要说，那就别做。我花了五年决定要说什么，从家族谱牒历史开始，到女人嫁妆的故事，搜索出用炭笔素描、录像与装置艺术来开展叙事。”她说。

结婚生养对女艺术家是一



陈彦云最近在Objectifs办联展“当地颤抖时”，传达新娘过渡为妻子的不安心境。

女艺术家拒绝“消失” 突破局限 创作不辍

艺术学院女生毕业后专职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很少，原因有社会的，也有自身的。受访三位当代女艺术家虽身处不同世代，但都感受到女性在艺术道路上面对的挑战。然而，她们凭着对艺术的执着，不为日常所困，以各自方式保持创作的冲动与初衷，并斩获尊重与肯定。



水墨艺术家洪雪珍年轻时为创作常在古楼画室过夜。

个重大的坎。单身的陈彦云指出，有些国际画廊发现代理的女艺术家怀孕了，就会停止合约，令人难过。不过，艺坛一些现象朝向正面发展，比如一些入驻艺术家项目开始接受女艺术家一家大小入驻。今年参展威尼斯双年展的女艺术家总数破天荒超过90%，创造了史上之最，令人鼓舞。新加坡也派出第一个由女性组成的艺术家（舒比吉·拉奥，Shubigi Rao）一策展人（乌塔·梅塔·鲍尔，Ute Meta Bauer）团队参展。陈彦云说：“是时候认可女艺术家的成就了，这肯定已来得太迟。我们早已能接受更多女艺术家的存在。”

巴当妈妈的舒比吉·拉奥能在国际舞台曝光，成为画坛新榜样，令陈彦云兴奋。获文化类的女艺术家韩少英、王良吟和已故的庄心珍皆单身。相对于女艺术家，女策展人反比男性多很多。

讲述女人和嫁妆的故事

陈彦云自2019年起分四个章节讲述女人和嫁妆的故事。从与广东籍祖母的纠葛出发，两代嫁妆带出不同的价值观，展现从女孩到女子、当人妻子、母亲的人生路。她与另一女艺术家Kanchana Gupta最近在Objectifs举行联展“当地颤抖时”，采用灯笼与880条红线布置成红彤彤的新娘房，类似新娘头纱装置，微妙传达出嫁的志忑不安。她以炭笔画在木板的新娘子过渡到妻子的新身份，所以没有面孔。

陈彦云父母经营建筑事务所，母亲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女孩，为了孩子，从建筑师转向行政，放弃旅行等爱好，现协助女儿办展。陈彦云希望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不要过高，而是心胸应该更开放。 “不管做什么行业，我们都要做到最

好，待人也要好，机会才会到来。”陈彦云说。

水墨艺术家洪雪珍：女性被社会局限了

每年艺术学院毕业生女生多达九成，但她们结婚后会“消失”。南洋艺术学院第66届纯美术系（1995年）30名毕业生中，活跃艺坛的全职女艺术家仅洪雪珍一人，男性则有郑大辉、黄汉明、魏巨川和李信伟。

洪雪珍（56岁）从英国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获纯美术硕士回新，2000年起在南艺全职授课，曾任纯美术系主任，2007年起全职创作长达十年，这五年来每周教一天水课。

与全职画家辈世育有两个女儿（21岁与19岁）的洪雪珍回首来时路，当年本有机会留英工作，但因想念父母，性情大乖巧而憾失。尽管孩子丰富了她的创作，笔触更湿润，若果能重新选择，她不要结婚生子，也可以接受女儿不结婚不生育。她说，一旦当了妈妈，国外入驻艺术家的机会也没了。为何美术史上没伟大的女艺术家出现，那是因为女性被社会局限了，她感觉妈妈辈思维DNA根深蒂固，难以挣脱。



艺术家洪雪珍借助电脑谷歌地图，取材三龙路的一座建筑作画。



库玛丽的青铜雕塑《停，看，走》（2015）取材自东南亚人饭桌上的辣椒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续。得奖、卖画是机缘，我是时代的产物。真正有兴趣创作艺术的，其他的都是副业。”

本地藏家收藏艺术家像集邮，每名画家买一张作品，不像国外藏家会紧跟艺术家的成长，购藏阶段性代表作。洪雪珍也通过画廊卖画，去年卖得较好，今年市场较冷。画室对艺术家来说是种承诺，夫妻俩自1999年起轮流共用1000多平方英尺的古楼画室，每月租金水电费不到400元。洪雪珍提到同辈中，单身的陈玲珍将府邸租屋当画室，兼职教书，照顾丈夫。她在煮饭家务事、女工、佛堂义工、兼职教书的同时，挤出点滴时间作画。

不成名，艺术路难继续

洪雪珍自学生时代就努力创作，在中学教过数学，修过陶瓷课。她说：“除非真的很喜欢艺术，否则很容易放弃，尤其卖画卖不了的时候。要靠艺术来维持生活很难，而热兴趣转为工作也很累。”尽管洪雪珍常把“不要搞艺术”挂在口头，可偏巧，大女儿在南艺修读学士，小女儿计划到英国进修修管。洪雪珍坦言仍在艺术路上，一半靠运气好，毕业时参加新电信、国防部、大华银行等绘画比赛，都有得奖、奖金蛮多，才能赴英进修，而今比赛只剩大华银行的。也是青年艺术家奖得主的她说：“不成名，艺术路难以继

续。得奖、卖画是机缘，我是时代的产物。真正有兴趣创作艺术的，其他的都是副业。”

本地藏家收藏艺术家像集邮，每名画家买一张作品，不像国外藏家会紧跟艺术家的成长，购藏阶段性代表作。洪雪珍也通过画廊卖画，去年卖得较好，今年市场较冷。

画室对艺术家来说是种承诺，夫妻俩自1999年起轮流共用1000多平方英尺的古楼画室，每月租金水电费不到400元。洪雪珍提到同辈中，单身的陈玲珍将府邸租屋当画室，兼职教书，照顾丈夫。她在煮饭家务事、女工、佛堂义工、兼职教书的同时，挤出点滴时间作画。

把建筑物当城市山水

洪雪珍办了九次个展，计划年底办新展。其当代水墨将建筑物当作城市里的山水，近年来走向传统却又非传统的风格。她认为，全球暖化后再也没有大自然，建筑物就是我们的山水。她画了水中的建筑物，题上《龙树菩萨》的语录。她以工笔画画了一系列房地产内幕场景，人去楼空的过渡状态。她的水墨画是看不到人物的。

“我们不要创作什么梨果雕塑吗？没必要的，反而像辣椒，是每天饭桌上的食材，和艺术文化相结合。我们要创作能触动内心的，通过双手、双眼、鼻子、耳朵、味蕾深切感受到的东西，只有这样才能充满能量。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物品，欢乐来自东南亚的文化，带到其他地方展示。又如相思豆也来自本区域，其他地方的公众会认可它代表我们的文化之心。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豪”，库玛丽说。

雕塑装置艺术家库玛丽：创作资源来自自己

库玛丽说，唯有通过机构的委托，才能创作公共艺术，绝大部分找上门，或透过策展人联系，最新合作对象是新加坡植物园。因为疫情，她拒绝了今年到威尼斯展出的邀约，曾参展2017年与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附属群展。其雕塑材质包括青铜、纤维玻璃、木头、铝，在泰国铸造，创作造型来自心之所系。



雕塑家库玛丽与ION商场外的青铜雕塑作品《肉豆蔻和干皮》。（张思庆摄）

先选有实际功能的室内设计，1970年代到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技术学院修读室内设计，并在马来西亚当地大学教了七年书，做了八年的室内设计师。37岁那年，库玛丽与从高的丈夫定居新加坡，开展艺术生涯，在拉萨尔艺术学院修读纯美术，开始办画展，考取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纯美术硕士。

库玛丽说：“为了达成艺术家的目标，一路上会想方设法前往。机会来了，就去了。在这个年纪搞艺术，会比较成熟，也很认真。对艺术缺乏热情，是不可能紧盯目标的。对我来说，艺术不是创造东西，而是自我挑战。”

当时的库玛丽育有二男二女，晚上10点，孩子睡了，她才有时间读书创作，经常熬到凌晨三四点。“这是辛苦的，可有什么不是辛苦的呢？如果内心真心想做，就会去做。”库玛丽说，当时手机还没发明，更能专注。

熬到孩子大了，时间多了，经验的丰富了，创作的成长更快，视野更开阔，库玛丽总结：过去10年是她创作的黄金期。她说出道时没能从机构获得资源与帮助，不像今天的艺术工作者，资源相对多，因此，“艺术家内心必须有强大的冲动去创作，资源来自自己，才能知道如何管理资源，寻出路。艺术家的内在精神力量强大，才能坚持下去。”

创作公共艺术作品

库玛丽的创作媒介最初是抽象绘画与装置，出于对三维艺术的热情，转向雕塑，建筑与空间的对话。自2000年起，她以取材自然的公共艺术作品知名，主要水果、种子、香料造型，雕塑《相思豆》在樟宜机场第三搭客大厦展示。《辣椒》位于国家博物馆。其作落户吉隆坡、马尼拉、成都、上海等地，曾在日本、韩国、荷兰、瑞士等国展出，获颁2011年上海世博会国际馆荣誉奖。她在煮饭家务事、女工、佛堂义工、兼职教书的同时，挤出点滴时间作画。

库玛丽说，唯有通过机构的委托，才能创作公共艺术，绝大部分找上门，或透过策展人联系，最新合作对象是新加坡植物园。因为疫情，她拒绝了今年到威尼斯展出的邀约，曾参展2017年与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附属群展。其雕塑材质包括青铜、纤维玻璃、木头、铝，在泰国铸造，创作造型来自心之所系。

“我们不要创作什么梨果雕塑吗？没必要的，反而像辣椒，是每天饭桌上的食材，和艺术文化相结合。我们要创作能触动内心的，通过双手、双眼、鼻子、耳朵、味蕾深切感受到的东西，只有这样才能充满能量。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物品，欢乐来自东南亚的文化，带到其他地方展示。又如相思豆也来自本区域，其他地方的公众会认可它代表我们的文化之心。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豪”，库玛丽说。

艺术创作需要时间打好基础，深入了解，库玛丽寄语年轻艺术工作者：继续向前，不要中断，每天只需一两个小时钻研，就能积少成多。不是每个作品都会成功，没关系，艺术路上只要不断尝试。